

由行萬里路說起

「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」，這是一句常被引用的話，意思是說：要畫真山水，必須走遍天下名山大川，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昇，格調也就愈高。這是指山水畫而言，後來的畫家所能做到的，也只限於純粹山水畫，與人的生活無關。到了這十幾年來，有少數畫家把「行萬里路」的意義擴大了，山水以外，他們還畫各個不同地區的風土人情，和一定限度的現實生活。

在這些以肯跑路著名的畫家當中，首先使我們記起的是沈逸千，九一八以後，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塞外跑了一趟，他們的任務是以圖書做國難宣傳工作和實地寫生。抗戰以後，他組織了一個戰地寫生隊，走遍了南北戰場。他用國畫的工具繪畫，但基礎技術則來自西洋畫，在他的作品上，我們沒有分別它是國畫還是西洋畫的必要，因為在技巧上它們是已經結合了的；他長年累月在

前線後方跑，那是爲了實現他畢生的職志：寫生。他不是畫名山大川，而是畫士兵生活和各地的人民生活習慣，因此，他可以說是「新寫生畫」的開路先鋒。五年前，沈先生「自行失蹤」了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，他的命運如何，我們有理由往最壞的地方想的。另外還有幾個畫家也很愛跑路，如葉淺予、關山月、趙望雲和司徒喬等等，這十年來，他們時常在流動，新的環境和新的事物吸引着他們，他們畫了這些，那就是我們時常看到的那些「旅行寫生」。

寫實主義抬頭的時候，有人問庫爾培爲什麼不畫天使，他回答說：「你看見過天使嗎？我只畫我眼睛所能看見的」。他畫他看見的勞動者如「石工」等等，這在當時是一種革命，但是在今天看來，「畫眼睛所能看見的」，顯然是太不夠了。上面舉出的幾位畫家那種「行萬里路」的做法，在過去自有它的意義，但在今日來看，這做法是不澈底的，因爲，行萬里路並不能保證就了解生活，更不能保證畫出來的東西一定真實。行萬里路，這個想法雖然是對的，但主要還是看怎樣實踐。過去自覺到要行萬里路的少數畫家是怎樣做的呢？他們是和對象保持相當的距離，以「畫家」的特殊身份去進行收集材料的，他們沒有深入生活，更談不到和對象打成一片，而只是旁觀生活，只憑他們

走馬看花得到的印象就畫出來。他們對邊陲川康少數民族和滇貴的苗僑特別感到興趣，好像引起他們萬里投荒底動機是那些奇異的服飾和特殊的風俗，追求一種和我們截然不同的生活習慣來滿足好奇心，追求一種新鮮奇怪的形象和色彩來滿足在畫面上堆砌的技巧，而不是爲了立心要去了解他們那長期被剝削被損害的生活。用這樣的態度去體驗生活，不用說，他們不過才接觸到生活的皮相，因爲瞭解的程度太淺，便無從分析和批評那些現象，也無法捕捉那些典型的人物，因此，他們畫出來的雖則千真萬確是來自現實，可是却不是發掘自現實底深處，在畫面上羅列的是不真實的，沒有本質意義的形象，而且，縱使是企圖描寫一種人民痛苦的生活，但他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去看的，以超然的身份付出同情和憐憫，因而這所謂痛苦的生活就沒有切身地和自己血肉相關的。

由於這個問題的存在，我想起了畫家和人民結合問題。

我國過去的畫家，恐怕是知識份子當中和人民距離得最遠的，他們受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薰陶，受西洋資產階級的藝術教育，在一般人眼中，畫家都是長頭髮行爲放浪的名士派人物，這些畫家高唱個人趣味的藝術，認爲人民是愚昧的不懂藝術，拒人民於千里之外；在高高的象牙之塔上孤芳自

賞，優越感特別的濃厚。但是現在，他們從象牙塔上跌下來了，才恍然大悟自己是一直被人民唾棄的。舊的藝術觀隨着舊社會的崩潰而沒落，新的時代要求我們從一個新的觀點再出發，那就是：藝術不是爲了個人，而是爲人民服務。但是，畫家大部份是小資產階級，要他們產生爲人民的作品，首先便要求畫家的思想改造，熟悉人民的生活和感情，這就必須參與實際的鬥爭，到羣衆中去，進一步和他們的生活打成一片。過去的畫家帶着速寫本子到人民中去擺起了「我是畫家」的姿態速寫收集材料的辦法是行不通了，而必須拋棄了「畫家」的架子，個別參加爲人民服務的工作，和實際生活密切地聯繫起來，在工作過程中，不要讓人民感到你是畫家的特殊身份存在，而是作爲他們中間的一個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有取之不盡的題材，畫出來的才能真實。在過去的老解放區，畫家們在有了相當的技術以後差不多都要做實際工作，如土改、生產、衛生等等，到了他們在思想和生活上澈底和工農兵一致時，也就是說明了他們具備了產生好作品的主要條件，這樣的例子很多，在木刻方面有了輝煌成就的古元，艾青在他的一本木刻畫集上說他「在延安縣鄉下幫助鄉政府工作，住在農民家裏、和農民生活在一起，他非常喜歡農民，對農民發生深厚的感情……他是這樣融洽地沉浸